

古樹的花朵

臧克家著

古
樹
的
花
朵

東方書社出版



范築先先生遺像

000017

古樹的花朵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定價

著作者 臧克家

發行者 王曉鄉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崇德里十九號 東方書社

電報掛號 三九七九

濟南：院西大街

重慶：民生路

成都：祠堂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5250

序

范樂先，是一個新的英雄。他以驚人的老練和毅力推開過去，用戰鬥為國家民族和自己另闢一個嶄新的生命。他認清了光明，真理及其反面的意義，他以他的血作油，去點亮理想的明燈。

他是一個老人；他是一株古樹，在大時代的風流裏開出了鮮紅的花朵。

他把戰鬥的精神與紅血留給了人間，像一道不敗的彩虹。抗戰以來，以轟轟烈烈的死，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氣節與人格的英雄——人的花朵，先後開放了許多，而范樂先，是這些人花叢中綻開的一朵。他的靈魂的光輝照耀着人的眼，人的心。魯北的民眾紀念着他的名字，中國人，甚至外國人，也都以崇敬的眼光仰望他，懷帶着一個巨人。是的，他是一個巨人，他有着一隻擎天的手。

當敵人的馬蹄以敏捷的步子衝入了山東邊境的時候，「韓主席」用更快的速度把幾十萬大軍帶到了黃河南岸去，西北的半壁天地成了一個空寂的孩子。千百萬的人民頓然陷入了良息，惶恐，彷徨之中，替自己尋找着歸宿。這時候，一隻指路的手，對於他們，比生命本身更有意義，更重要。

范樂先，他就是在這茫茫夜裏，聳立起來的一座燈塔，向人眼放射出光亮。他以六十歲的高齡，把一條生命的精華，換取了這顆心，但只一個最目的，被良心，責任，理想，推到

我為什麼要以五千行的長詩來唱歌呢？

「黑鐵條長的光明區」，魯北抗日堡壘——聊城，是舊日東昌府，也就是從古出英雄的燕地之地。我的曾祖又曾經在這府縣分做過「教諭」，我小的時候，曾祖母的口把它的「一個神秘的影子送給了我。抗戰前，我在來自將軍的故鄉——高清，教過三年書，高清和聊城是連着手腕的弟兄。『七七』事變三個月後，敵人要到來的消息，把高清的官立學校都嚇散了，那狼狽，那驚慌，那掙扎的情形，今天還懸在魯北平原上。而一般學生，走自無路，頓足啼哭，被槍掃倒了累累的鳥兒，一般老百姓，情況也是一樣。我們十幾位同事，集體逃亡着聊城，那時候，就風傳

「范老頭子」要留下來打禦寒，這消息，定心丸一樣的給人們精神以鎮定。被棄的人民眼前有了一個希望。後來，我們真的到了濟南，不久，「韓主席」做了一條「黃河為界」的幻夢，一聲巨響，把價值五千萬的漢口大鐵橋給炸毀了。起初，敵人一到德州，就大貼標語「擁護韓主席」，後來，我在濟南也常看到「敬祝」到上空遊玩，老百姓們都毫不在乎的站一兩筒子，叫着，仰着頭看，因為它不炸彈，不過偶爾投下一些「神功的紙包」而已。這是十二月間的事。在以前，「韓主席」就幾次嚴令范葉先率領部下，帶着壯丁和鎗支，速渡黃河；但，終於被他拒絕了，他在黃河岸上，向天下的耳目發出了一聲「誓死不渡黃河」的通電，最後，他以死踐了他的諾言。

去年，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紀念范葉先的許多文章，同時也看到了電影廣告：「范葉先」，我的心一動，因為同他一道犧牲的許多人裏還有我的一位朋友——張郁光。後來，意外的碰到了幾位老朋友，談到范葉先，談得那樣親切，感動，像述說一位古代悲劇裏的英雄的故事，說的人終於流下了眼淚，而聽的我也酸鼻了。這些朋友之中就有一位是跟范葉先一起戰鬥過的支隊司令。他以興奮的口說着，我請他用筆把這些悲壯的故事寫到紙上去。再後幾個月，在安徽的一個小縣城裏會到了范葉先的老友，熟友，前任編導員韓多學先生，他又給我加添了許多活生生的材料。冬天，在阜陽一個訓練班裏，一個「臨清中學」的老同學找上了我來。不是他官起往事，道過姓名，時間把他改變得使我幾乎認不得了。他說，他曾經做過「挺進隊」的隊員，並且，繪聲繪影的把一切經過細末撥摸的告訴我。一個人名，一個地名，甚至一個日子，都記得那麼牢，好似在心上生了根的一樣。分手以後，他又幾次用幾張信紙上的細細小字，描繪他彷彿永遠不斷頭的戰鬥的故事。

我無憂的搜括着材料，心，日夜在魯北。回憶着，揣摩着，想像的翅子迴翔在事實上，感情澎湃得人，日夜心跳。

三個月以前，范樹現因為材料的事，從陝西發給我一個信，昔日的戰士，今天變成農林學院的學生了。

從搜集材料到完成，差不多費了一年的功夫。寫一個人物很難，寫范葉先這樣一個人物更難！「英雄」這兩個字並沒有先入為主的得到我的心。我只想把范葉先寫成這樣一個人物：時代把他從陷身已久的古井筒裏打撈出來，用不屈的決心去打擊敵人，建立自己的理想。他有一副新觀念，他接近羣衆，領導羣衆，而目的在拯救他們，因為，他認識了時代，也認識了民衆的刀。他有歡喜，也有眼淚，有決心，也有矛盾，不甘心把他寫成一個英雄，只想把他寫成一個和羣衆連結着的有血有肉的人。

事實並不能成為藝術上的真實，我寫的是史詩，然而却不是歷史或戰史。所以，我得從材料的身邊上剪去一些繁枝浮葉，另外，把一些足以使它生色發光的東西點綴上去，例如地震，大水……這些眼前的實景。

我的范葉先是用心血塑成的一個藝術上的人。

寫長詩特別需要氣魄和組織力。為了緊張的場面叫起來的不絕的情感，為了使氣勢不受窒息，字句就不能太偏狹於嚴嚴的韻律和韻腳下了。因此，在格調上，這個詩篇也就有些不同。同時，意識和材料也在這對我試改自己的風格，使它更恢廓些。這篇東西也許可以作為起點的第一個步子。

三十一年九月七日於渝。

古樹的花

「七七」，
在中國古井的水上
投一塊石頭，
波紋的圈子
向外展開，
開到每一個角落，
開到每一個胸懷，
每一顆心，
隨着這波動
波動起來。
范樂先，
六十歲的一條老漢，
四十年的內戰
給他留下了
一條血的記憶，
和一個「專員」的官銜。
近來，他忽然
見了公文就心煩，

胡亂畫着「行」字，
心，
却不在「等因奉此」之間。
他的心
本來是和善，
近些天，迎接人的時候，
再也找不到
那副笑臉，
他吃飯，
飯也不甜，
他睡覺，
牀鋪像毡，
他掂着筆桿
長歎，
他覺得，他的天地
太不夠寬，
覺得有一隻手
日夜搖撼着他，

古樹的花

覺得誰把他的心
偷換過的一般。
他什麼都無心，
什麼都厭煩，
他只喜歡：
夜晚八至九
這一段時間。
他以等待愛人的急切心
等待它，
他以等待命令的嚴肅心
等待它
等待
收音機裏
那個男子的亢音，
一個字一個字的
把動靜
打進他的耳朵裏去。
那清楚

那安旁
像一個怪客人
一個一個
認真的敲點他的金元。
收音機的燈
亮了，
他的心
也亮了，
他用手扭動它的小圓輪，
扭得它
吱吱亂叫，
像扭着了它的心！
聲音響了，
響出了
一個女人的柔嫩，
響皮一陣
掌聲一陣，
「拉拉扯扯到公堂……」

那個都市的劇場上
有人在欣賞「玉堂春」，
他煩惡的
再一轉，
轉出來的
是醉人的爵士樂
雖然看不見
那霓虹燈，
那人影衣影
那溫暖的香風。
像在鐘面上
撥轉着時針，
在參差的線條裏
找到了
他所要的那聲音，
成功的得意，
把他安放在一張藤椅上出神，
對着收音機

像對着一位知心的友人
把思想
從心上拔去，
把聲音
從耳朵裏趕跑，
叱住了時間，
鎮住了呼吸，
他用焦灼的聖心，
嚴肅的臉子，
向他的朋友
追追好消息。
(S. G. O. A. —
你聽
他開口了
時間
一點也不過。)
「趙登禹
戰死！」

他靜聽
殉職！
他耳朵裏
響了兩個霹靂！
接二連三，
有人用斧頭
往他腦子裏
亂打釘子！
「大水阻住了
敵人的坦克車，
戰壕裏的弟兄們
叫水滾了半截，
然而，一股神勁
鼓起了他們的勇敢，
還了用槍，
近了
叫敵人吃大刀片；
從戰壕裏出來，

經過幾夜幾天，
裏腿勒到爛肉裏去，
用刀子把它斬斷！……
他坐在椅圈裏，
像神座上的神像，
記憶領着他
到了另一些地方，
到南口，
到南苑，
到宛平，
到臺台……
這些地方，
二十年來
內戰的血
把草都染紅了，
這些地方
今天，却變成了
民族的戰場

古樹的花

這些自殘的悲劇上，
那一場沒有他，
搖着不同顏色的旗子
扮兵又扮將？
今天，
你打倒我；
明天
我打倒你，
爲了
什麼目的？！
聽了
誰的指使？！
（說出來要羞死！）
遭殃的小兵
用自己的血
給別人寫戰功；
遭殃的是百姓
換一次主子

剝一層皮，
換一次主子。
殺一次生！
一本糊塗賬
寫着恩恩怨怨，
尼米西恩（註一）
握着復仇的圓圈，
今天，
套上了李四，
明天是張三。
這些戰場
那些連結着戰爭的地方，
范樂先，
他不但能背出它們的名字，
他還可以對你講：
那個山頭低，
那個山頭高，
那裏的人情厚，

古樹的花

風俗好，
那裏的白骨最多，
那裏最險要……
他看見
趙登禹，倜儻闊，
對着他笑；
他聽見
他同伍的，
同排的，
同連的弟兄
對着他叫，
死了的，
骨灰已經化銷，
活到現在的
又有多少？！
而他，范樂先，
在命運的扶持下，
爬着白雪的階梯，

班長，排長，連長……旅長，
一直爬得很高很高。
「我范樂先老了」？
「不老」！誰在回答他。
他捋了一下鬍鬚，
用力把肩頭聳了兩聳，
猛一下
立起了身子，
衝出了這個椅圈——
衝破了過去的夢。

4. 大地的震撼

天快亮了，
可是還不見，
人在大夢裏，
還處有啼鴉。
突然間，
一切東西着了魔：

古樹的花

桌子的腿
在打戰，
桌上的東西
驚嚇得叫喊，
牆在顫，
地在顫，
一切
都在動搖不安！
有隻手在搖撼，
（像母親的手
搖着搖籃）
起先是輕輕的搖，
越來越起勁，
（好似怕人們的沉睡太重！）
最後發急的猛力一撼，
牀，
像翻了的船，

把人
傾倒在它的身前。
范樂先
從地上爬起來，
頭像一口斗，
眼前盡黑圈，
雙腿
在黑濤裏蕩漾，
不知怎樣
他衝到了庭院。
他的神經
鎮定下來的時候，
大地的神經
早已鎮定。
他在迴轉黎明的院子裏
往返的敲着步子，
在幫助他思想。

古樹的花

他想：
六月裏的大水，
眼前這地震，
兩個司令攜手同來，
它們來得不是沒原因。
是呵，
大地要翻身！
爲了刷洗腐臭和恥辱，
天叫大雨傾盆！
大地，
他懷抱着五嶽，
攜引着長江大河，
她的一條心
穿起五千年歷史的家珍。
她看見
秦始皇的高皇長城，
叫却兒望着氣短；
她看見

蒙恬一氣驅走匈奴
七百里路遠；
她看見
霍去病的大旗
插上陰山；
（從此北風不再酷寒）
她看見
降服西域五十個國家
只憑一個班定遠；
她看見
馬伏波立一條銅柱在交趾
把光榮帶給大漢；
她看見
朱仙鎮上
岳家軍的威嚴——
撼動它，
比撼動泰山還難！
她也看見

不肖的子孫
蕩她心血累積的財產，
拱手送給人：
台灣，朝鮮，
緬甸和安南……
她也看見
八國的聯軍
殺進北京城，
一把火
焚了圓明園；
她也看見
條約的鍊子
在頸上掛一大串；
她也看見
大軍幾十萬
開遍天下第一關，
不吝惜黑水白山，
却吝惜一粒子彈！

她也看見
島國的強盜
闖進了大門，
又移到了庭院，
入了內室，
直追到你的牀前！
她看見她的子孫們
還在貪睡，
刀光直閃到
他們的胸前，
她心痛，
她不能再不管，
她用一隻手
急劇的搖撼：
「醒來吧，
生死就在眼前！」
她想着走着，

走着想着，
一抬頭，
太陽的紅光
灑了他一臉。

5 你們想走嗎？

我死也不走！

不管這個老頭子
關心戰爭
比關心吃飯還要緊，
不管他
用焦灼的
祈求的
可憐的心，
向他「朋友」的口裏
去搗騷利；
可是，他的「朋友」

只對事實忠實，
也忠實的對他，
因為他不能編造好消息
討他的歡喜。
他的口，
對無數的心和耳朵
敷衍着
敷衍着
拖過了夏季——
長長的一段血的日子。
他報告着：
烽火從故都
延燒到天津，
秋風把火頭
吹到了滄州；
他報告着：
我們忍痛的
在每一寸土上

古樹的花

洒了最神聖的血，
敵人拿走它，
出了比它十倍的高價。
他報告着，
他的聲音變了，
他不能再從容，
他不能再和平，
他的聲音
是驚浪，
是狂風，
是火，
是一支號筒。
他的這聲音，
向中華古老的靈魂
號召，
他的這聲音，
敲着閉塞的
耳神經，

他的這聲音
向人心深處猛衝，
他的這聲音，
向大眾的感情
燃燒。
一些驚心的消息，
范築先，
他全不知道，
但他不是全不知道，
一堆事實
用象徵的口
亂嚷嚷的向他報告。
兵馬轉回頭，
壓在翼督的邊緣，
機槍大砲，
武裝了
縣城的教堂和寺院，
貼着紅膏藥的飛樓

古樹的花

出現在天空，
它在刺探着，
嗅着，
它的馬達
到處散佈謠言。
謠言的蠅子
東飛西散，
從這縣
飛到那縣，
從這村
飛到那村，
從這個耳邊
飛到那個耳邊。
富貴人家
把大門一關，
留一個老家人
守着一洞海樣的庭院，
他們包好文契，

包好「煙土」，
包好存款摺子
還有女人的首飾，
他們逃不及似的
逃跑了，
帶着愛妾嬌妻，
帶着大女小兒，
逃向上海，
逃向香港，
越快越好，
越遠越好，
不叫戰神趕上，
也不叫它找到。
學校剛入學，
接着放了一「國難假」，
女生限十分鐘
搬出大門，
男生，

古樹的花

一個人一支小旗，
上面寫着三個大字：
「募捐隊」。
當局的命令，
是叫他們回到自己的家裏，
「募捐」，
多好聽的一個代名詞！
學生——
一窩蜂
亂飛亂叫，
哭的也不少！
回家？
有的家在河北；
回家？
那裏來路費！
（錢，
被校長一手攔斷！）

嚷着，
哭牆，
罵着，
點點頭
大家分了手。
（淚絲永遠連結着心）
他們被推出了
一個樂園夢，
（這個夢破了
再也做不成！）
他們，
從情感的熔爐裏
拔出身子，
南北西東
去受現實的錘鍊——
錘鍊出一個新的生命。
老百姓比較鎮定，

古樹的花

因為他們不得不鎮定，
你逃？
土地却没有腿，
你動？
破爛家的一動就零碎！
他們留下來，
在謠言的波浪上浮沉，
他們留下來，
等待個未來的命運，
他們留下來，
有個偉大的意義扎根在中間，
雖然他們自己
沒法認識這意義的眞面。
（再亮的眼
也不能先見）
第四區，臨清的專員，
搬走了，
抓來民間的草，

民間的船，
公物裝土車，
私產上大船，
沙發，馬桶，戲匣子……
一件一件堆成山。
搬走了，
帶着他的屬員，
（這也是他的私產！）
搬到安全的地方去
做他的「清」官。
范紫先，
用感傷的老眼
向這些事實看，
用冒火的心
向這些事實看；
可是，使他更感傷，
更冒火的
是他自己的屬員。

今天，
你打來個請假的報告，
不是報告，
是一篇偽造的「陳情表」，
明天，
他又來了，
爲着同樣的事情，
說一套動人的理由，
甚至叫眼淚作證，
證明，真是老娘沒人照看，
不是大難沒到
他先要飛遠。
第二天，
他向他的部下訓話
借了紀念週時間的一段
訓詞，
是寫在人心上的一
篇激昂的宣言！

五尺土台子
托一條挺拔的身段，
神經
像鋼條，
眼光
像雙劍，
長髮像瀑布
垂掛在胸前。
眉頭上的正氣
迫得人呼吸都窒息，
大口立正對着他，
像對着一尊神，
又像對着自己的父親。
一看，
他也請假，
你也請假，
這是什麼時候？
把民族丟在腦後，

心上只掛着個家！」
（有些人的眼，
不敢再去碰他的眼！）
「公務員，
是注定了的
喝開茶，
吃悶煙，
背公文程式，
死捧住個鐵飯碗！
公務員，
就只配
明地裏奉迎，
背地裏議論，
四圍「衛生麻將」，
抽空去和「姑娘」們厮纏？
公務員，
就只能
嫉恨別人，

爲了自己不得升官，
拿筆桿當鋤耨
去耕專業的田園？
公務員，
就只好
在太平年代裏
埋在公案桌上
恨鐘錶的針跑得太慢？
公務員，
公務員，
在民族的戰綫上
就不能做奮勇的一員？
（多少頭顱
叫羞愧按倒。）
家，
我也有一個，
但是，我要把它拆散，
我要叫他們

朵花的樹古

走到更遠的地方去，
（走到更危險的地方去，
家，
不是養老院，
是一塊絆腳石。
你們看，
看一看我的頭，
你們看，
看一看我的鬍鬚，
你們要走嗎？
我死也不走！
我替自己慶幸，
打了四十年的綢繆仗，
還留個機會
給這條老身子，
來參加民族戰爭——
把良心上的黑點子

洗個乾淨！」
他的拳頭
像鐵錘，
他的話頭
像鐵錘，
錘着每一顆良心，
每一條神經。
他口裏
噴着唾沫星，
在肥紫的眼裏，
火花一樣明。
話完了，
他才喊一聲：「稍息」，
人的腿和心
一鬆解放了，
一個人
吐一口長氣。

朵花的樹古

6 「走吧，忘下我，

記住敵人！」

初秋之夜
深了，
天上
亮着一個大月亮，
蟲聲
像一條悲切的絲絃，
給秋風抖顫的手指
在彈弄。
高樹上的葉
零零落落的往下掉，
翻轉在月光底下
像半空裏掉下來的星星。
一間屋子，
桌子上

坐一盞煤油燈，
白牆上
排列着八個人影，
草蟲把秋夜
弄得這樣淒涼，
這麼靜，
誰也不開口，
一室人
默靜地對着燈。
老頭子的頭髮
彷彿更白了，
綢緞
在老太太的胖臉上
爬動，
一個燈花
爆出一點小響聲，
（炸開了
一朵預感的花）

人的臉
更加嚴肅，
夜，
更加冷靜。
「戰事，
一時一個消息，
他要送我們走的吧？
走，真是時候了，
走，我們已經走在別人的後頭。」
老太太
自己在心裏說話。
樹想，他推想，
這回事實逼着父親
也許放他回上海——
放一條魚回到大洋。
「父親的時間，
還有他的心，
很少從公家的事情上，

分給我們，
今夜呢，這個團聚
太不平常，
彷彿覺得不會再有第二次，
深深的習戀裏夾着一點怕，
縱然沉默也是可愛的……」
四顆兒女心
約好了的一樣，
都這麼感覺着，
這麼想。
最小的一個女孩子
她還不會想，
用早快快的眼光
掃一下父親的臉，
掃一下母親的臉，
最後，又轉到了
姐姐哥哥的臉上。
今晚，

沒有一個表情是悲靜，
今晚，
沒有一個臉頰上
沒有霜，
她的眼波像春風，
春風
却是吹到了冰上。
「今夜，
算是最後的團圓，
明天我要送你們走，
樹想，樹想，樹想……」
一員老將在點子弟兵，
一個頭
向他抬起來了，
又一個頭
向他抬起來了，
他們，是在用心
給他打立正。

「我要把你們送走，
不是去上海，
也不是香港，
是另外一個遙遠的地方，
這回，可不是去避難，
是送你們去學習，
那裏有許多人：
從海外來的僑胞，
從各處流過去的學生，
那個地方，
一定很新鮮，
很不平凡。
那一團空氣
才能剝去你們少爺的心，
姑娘的皮，
那裏可以
教給你們怎樣戰鬥，
把你們心裏

極上些新的東西。

7 矛盾的箭頭在他心上

亂穿

去吧，
忘下我，
記住敵人！
去吧，

丟開家，
記住民族！

今夜晚
你們還是我的孩子，
明天，

你們去做國家的兒女……」

老太太眼裏的淚
一滴緊追着一滴，
沒有一個人
敢把臉仰起來，
無聲的淚
滴在無底的秋夜的海裏……

戰爭
一步步往山東滾，
空氣
緊張得要浮起來飛，
恐怖
是最容易滋生的種子，
在人心上
以驚人的速度繁殖。
無數的人
患着沉重的「恐日病」，
彷彿日本兵
隨時可以從地裏冒生！
人人苦心的
盤算着怎樣逃難，

想念着

那個偏僻的地方
有自己的親朋；

范築先，

他也在盤算：

盤算着

怎樣把他的保安隊

改編成抗日的游擊隊，

怎樣招來流亡的知識青年

叫他們做民衆的

發啓人，

領導人，

做軍隊的靈魂；

他不愁沒有兵，

遍地全是可用的老百姓，

他也不覺得自己是孤軍，

他知道，

和他同樣想法的人

一定有千千萬萬！

他決定用這條老命

來支持西北的半個天，

他坐在他的椅子上，

右手，

按着半禿的頭，

眼，

呆了一樣的朝前望，

（像遙望他的未來）

千端萬緒的思想

默默地

在苦結一個計劃的網。

電話鈴

緊急的叫人，

聲音告訴他

誰在對他講話，

習慣發下命令，

他的脚「立正」在地下。